

後漢書

二十二

列傳卷第三十一

范昇

後漢書

四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第五倫

曾孫種

鍾離意

宋均

族子意

寒朗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
侯之後也其先祖陳公子奔齊以陳字爲田
氏應劭注云始食采於田改姓田氏諸田徙園
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少介然有義行
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間里爭往附之倫乃
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
滿以拒之

引彊謂弓弩之多力者控引之持滿不發也

銅馬赤眉之

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

東觀記曰時米石萬錢人相食倫獨

收養孤兒子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

倫始以營長詣郡

尹鮮于襄

風俗通曰武王封箕子于朝鮮因氏焉

襄見而

異之署爲吏後襄坐事左轉高唐令

高唐縣屬

平原郡故城在今臨

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

設別也東觀記曰倫步擔往候之留十餘日將倫上堂今妻子出相對以屬託焉

倫後爲

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爲

父官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繕

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

除而去

糞除猶
歸除也

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人

莫知其處數年鮮于褒薦之於京兆尹閻

興興即召倫爲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

乃署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

東觀記曰時長安市未有

秩又鑄錢官姦輕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興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其後小人爭訟皆云第五掾所平市姦枉

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

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

乘乎

華嶠書曰蓋延代鮮于褒爲馮翊多非法
倫數切諫延恨之故滯不得舉將謂州將

倫

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

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光武

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

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

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

倫曰聞卿爲吏勞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

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

實不敢妄過人食

華嶠書曰上復曰聞卿爲市
掾人有遺母一筭餅者卿從

外來見之奪母苟探口中解信乎倫對曰
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爲生是語也

帝大笑

倫出有詔以爲扶夷長

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今邵州武剛縣東北

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

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

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

絕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

叩馬嚦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

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

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

案梁松事亦多爲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

諸爲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

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身自耕種

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爲宕渠令

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流

江縣東北顯拔鄉佐立賀賀後爲九江沛二郡

守以清絜稱所在化行終於大司農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

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

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

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財抑絕

以財相貸曰賊音其又反又音求

文職修理所舉吏

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爲知人視事七歲

後漢司傳三十二

四

周清

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爲司空帝以

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

以後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

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猶昧死

自表

狷狂也

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

家凶于而國

尚書洪範之言

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

束脩之饋

穀梁傳之文也束帛也脩脯也饋遺也

近代光烈皇

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徒廢陰

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

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

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

譬曉諭也

苦身待

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

司馬遷書曰僕以爲

戴盆何以望天也

臣常刻著五臧書諸紳帶

刻著五藏謂銘之於

心也紳謂大帶垂之三尺論語曰子張書諸紳也

而今之議者復以馬

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

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

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

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

裁蒙省察

裁與纔同

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

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

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

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

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

難爲意愛

恐卒然有小過愛而不罰則廢法也

聞防請杜篤爲

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
美陽其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
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
疑怪況乃以爲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
爲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
有損事望

望物也

苟有所懷敢不自聞並不

見省用倫雖峭直

峭峻也

然常疾俗吏苛刻

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

後漢列傳三主

六

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即位躬天
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

尚書考靈耀曰堯文

塞晏晏爾雅曰出入晏晏溫和也

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

石貪殘者六人

東觀漢記曰去年伏誅者刺史一人太守三人減死罪二人凡六人

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
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
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
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
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實博之

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
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
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
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
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譴責也務進

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
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
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
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

後漢列傳三十三

七

章駒

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論語孔子之言以
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
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
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
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
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
在寬臣愚不足採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
氏始貴倫復上疏曰臣得以空虛之質當
輔弼之任素性驚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

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況親遇

危言之世哉

論語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鄭玄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

高行必見危故以爲諭也

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

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

房之親

后妃以椒塗辟取其繁衍多子故曰椒房

典司禁兵出入

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

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賤釁禁錮

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

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熙熙山聚蚊成

雷

前書中山靖王之言

蓋騎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

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

解醒當以酒也

病酒

詖險趣執之徒誠不可

親近

蒼頡篇曰詖佞諂也

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

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

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

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倫奉公盡節言事

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

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

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

朝貢禹

前書曰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舉行著聞

然少蘊藉不

修威儀

蘊藉猶寬博也

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

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可謂無私乎連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

後漢列傳三十

九

王肅

十萬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

賜秘器衣衾錢布少子頡嗣歷桂陽廬江

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之爲太子廢也

共守闕固爭帝即位擢爲將作大匠卒官

樊豐等諧之廢爲濟陰王

三輔決錄注曰頡字子陵爲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爲侍御史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盧江朱建孟興皆與頡故舊各致禮餉頡終不受

倫曾孫種

論曰第五倫峭覈爲方

峭覈謂其性峻急好窮覈事情

非夫

愷悌之士省其奏議，悼悼歸諸寬厚

博厚純厚

之兒也音敦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以弦

韋爲佩，蓋猶此矣。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

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逼下。

禮記曰：管仲鏤簋而

朱紱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

君子上不僭也，君子下不逼也。

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

乎？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種字興先，少厲志義，爲吏冠名。州郡永壽

中以司徒掾清詔使、異州廉察灾害。

風俗通曰

李善

汝南周勃辟太尉清詔使荊州，又此言以司徒清詔使異州，蓋三公府有清詔貞以承詔使也。廉察也。

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衆，弃官

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

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輩，高密在二州

之郊。種乃大儲糧穡，勤厲吏士，賊聞皆憚

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中至數千家。

桴擊

鼓故也以能換爲衛相

周後衛公也

遷兗州刺史。

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執貪

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

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彊禦

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

割

以鉉刀諭

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客

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臧五千萬種即奏匡并以劾超匡窘迫使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懼朝廷嗟歎之是時太山賊叔孫無忌等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說種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而太山險阻寇猾不制今

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往譬降之種勸諾羽乃往備說禍福無忌即帥其黨與三千餘人降單超積懷忿恨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爲朔方太守穰怒以待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閭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蓋盜憎其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爲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爲寒心吾

今方迫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閭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吳上書訟之曰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

朱家

前書曰季布楚人爲任俠有名數窘漢王高祖購求布千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敢進計布許之乃髡鉗布衣褐并其家僮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買置田舍言之高祖赦之後爲

後漢列傳三十

十一

河東管仲錯行於召忽

說苑子路問於孔子曰昔者管子欲立公子糾

而不能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召忽者人臣之持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於天下矣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於溝瀆之中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錯猶乖也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

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爲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鈎之讐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信音中勲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

於織介則此二臣同死於大馬沈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建其奇奧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

在鄉曲無苞苴之嫌

苞苴饋遺也

步朝堂無擇

言之闕

口無可擇之言也

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

者說清高以種爲上序直士以種爲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弃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此之賊種不能討是力不足以禁之法當公坐故云公負也罪至徵徙非有大

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

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言也

故種

逃亡苟全性命冀有失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會赦出卒於家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督

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

考之記文符也案察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

秋先內後外

公羊傳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

詩云刑

於寡妻以御于家邦

詩大雅之文刑見也御治

明政化之

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閤略遠縣
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建武
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疫癘氣也意獨身

自隱親經給醫藥

隱親謂親自隱恤之
經給謂經營濟給之

所部

多蒙全濟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
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
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
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
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

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

在手曰梏
在足曰桎

恣所欲

過與剋期俱至無或違者還以病免後除

瑕丘令

瑕丘今充
州縣也

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

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
休建父聞之爲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
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
也遂令建進藥而死二十五年遷堂邑令

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

堂邑故城在今博
州堂邑縣西北

人防廣爲父報讎擊獄其

家使得殯斂永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

不累下遂遣之

言罪歸於我
不累於永掾

廣斂母訖果還

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顯宗

即位徵爲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臧千

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

薄文記也

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

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

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

說苑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木名盜泉仲尼不飲醜其名也尸子又載其言也

此藏穢之

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

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車

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爲從禽廢政常當車

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

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

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

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

易曰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

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

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
帝王紀曰成湯大旱七年齋戒翦髮斷爪以己爲犧牲禱於桑林之社以六事自責竊見北

官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并不勝愚戇征營罪當萬死征營不自安也帝策詔報曰

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嘉應故

後漢列傳三十一

十六

劉仲

分布禱請闕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明堂在洛陽城南言七祈者蓋時修雩場在明堂之南今又勅大臣止作諸遂應時澍雨焉說文云雨所以澍生萬物故曰澍音注時詔賜降

胡子縫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格拘執也帝意解使復冠而賞之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隱猶私也故公

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

拽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

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

穆諸侯煌煌

曲禮之文也穆穆美也煌煌盛也

未聞人君自

起撞郎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

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

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

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

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忘而天氣

未和日月不明

易通卦驗曰愚智同位則日月無光

水泉湧溢

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

以苛刻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

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

爾雅曰雍和也

至於

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灾

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

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禍亂不

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

鹿鳴詩小雅宴羣臣也其詩曰呦呦

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

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爲魯相

意別傳曰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

机膚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

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訴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暨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後德陽殿成

漢官殿名曰比宮中有德陽殿

百官太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

若在此殿不立意視事五年以愛利爲化

東觀記曰意在堂邑爲政愛利輕刑慎罰撫循百姓如赤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奉錢帥人作屋人齋茅竹或持杖木爭起趨作波日而成功作旣畢爲解士祝曰興功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祟令自當之人

皆大人多殷富以久病卒官遺言上書陳悅

外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藥崧者河內人

天性朴忠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

杜

杜音思瀆反謂俎几也

方言云蜀漢之郊曰杜食糟糠帝每夜入臺

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皀袍及侍史二人

蔡質漢官儀曰尚書郎入直臺中官供新青縑白綾被或錦被晝夜更宿帷帳晝通中枕卧旃蓐冬夏隨時改易太官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尚書郎伯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絜被服執香鑪燒燼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父伯建武初爲五官中郎將均以父任爲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州辰溪縣其俗

後漢列傳三王

十九

林康

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爲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授潁川後爲謁者曾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

前書音義曰擢

選精勇聞命奔走謂之奔命也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阤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溼疾病死者太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

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

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

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以安社稷全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

種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効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

長音直亮反禁之不得奢侈有餘

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

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

常募設檻阱而猶多傷害

檻爲機以捕獸阱謂穿地陷之

均

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鼈鼈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

去檻穿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

度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

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道

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

浚道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廬州慎縣南

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嫗

以男爲山公猶祭之有戶主也以女爲山嫗

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

令莫敢禁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

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永平元

年遷東海相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授潁

川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爲之作歌詣闕

乞還者數千人顯宗以其能七年徵拜尚

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均嘗刪翦疑事

帝以爲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惶

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

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小

黃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即令貴

郎遷均司隸校尉數月出爲河內太守政

化大行均常寢病百姓耆老爲禱請且夕

問起居其爲民愛之若此以疾上書乞免詔

除子條爲太子舍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

帝使中黃門慰問因留養疾司徒缺帝以

均子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騎扶之

馬者亦

曰

騎

騎

均

拜

謝

曰

天

罰

有

罪

所

苦

浸

篤

不

復

奉

望

帷

幄

因

流

涕

而

辭

帝

甚

傷

之

召

條

扶

侍

均

出

賜

錢

三

十

萬

均

性

寬

和

不

喜

文

法

常

以

爲

吏

能

弘

厚

雖

貪

汙

放

縱

猶

無

所

害

至

於

苛

察

之

人

身

或

廉

法

而

巧

黠

刻

削

毒

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恒欲叩頭爭之以時方嚴切故遂不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卒於家族

後漢列傳三十

主

陳產

意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夏侯勝也至遼東太守意少傳父業顯宗時舉孝廉以召對合旨擢拜阿陽侯阿陽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龍城西北建初中徵爲尚書肅宗性寬仁而親

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

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爲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錫幣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尚書曰周公旣成洛邑成王命召公出取幣錫

周公也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衍謂流行傍食它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苟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卑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爲子孫基址而空第相望久磐京邑磐謂磐相不去婚姻之盛過於

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
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
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

以義斷恩

禮記曰門內之政恩掩義門外之政義

斷恩

發遣康焉各

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

行日取便利之時也

以塞衆

望帝納之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

南單于乘比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

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上疏曰夫戎狄

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

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鈜

後漢列傳三王

王

陳敬

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也

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

彊者爲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

矣其所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

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

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

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

享受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

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

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

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

庭則不得不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

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

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

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

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

會南單于竟不北徙遷司隸校尉永元初

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河

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羣黨出入

後漢列傳三王

二十一

陳祚

憲門負執放縱意隨違舉奏無所回避由
是與竇氏有隙二年病卒孫俱靈帝時爲

司空漢官儀曰俱
字伯儼也

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
亂弃之荆棘數日兵解母往視猶尚氣息
遂收養之及長好經學博通書傳以尚書
教授舉孝廉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
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
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

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

物色謂形狀也

而二人錯憚不能

對錯憚猶倉卒也錯音七故反憚音五故反

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

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

後漢列傳三

二十六

禁書

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

時上猶即上也上音時掌反

帝怒罵曰吏持兩端

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

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
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
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

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悟陛下者臣今所

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

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後平
忠死獄中朗乃自繫會赦免官復舉孝廉
建初中肅宗大會羣臣朗前謝恩詔以朗

納忠先帝拜爲易長

易今易州縣也

歲餘遷濟陽

後漢列傳三十

二十一

吳注

今以母喪去官百姓追思之章和元年上
行東巡狩過濟陽三老吏人上書陳朗前
政治狀帝至梁召見朗詔三府爲辟首由
是辟司徒府永元中再遷清河太守坐法
免永初三年太尉張禹薦朗爲博士徵詣
公車會卒時年八十四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
子一言齊侯省刑

左氏傳曰齊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識貴賤乎於是

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屢賤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踊譯刑足者

屢

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冤

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忠誠

則不詭

詭詐

本於諫爭則絞切

論語

孔子曰直而無禮則

絞絞急也

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信而志

行也

言而見信諫而必從故曰志行

贊曰伯魚子阿矯急去苛臨官以絜匡帝

以奢宋均達政禁此妖崇

崇祭也于命反

禽蟲畏

德子民請病

謂人爲之意請禱也

意明尊尊割恩蕃屏

憀憀楚黎寒君爲命

憀憀懼也黎衆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三十一

穀梁傳曰爲尊者諱敵爲親者諱敗尊尊親親之義

也意諫令諸王歸藩故云割恩藩屏音協韻必政反

後漢列傳三十一

二十八

閻

列傳卷第三十二

范昇 范昇後漢書四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光武十王

東海恭王彊

沛獻王輔

楚王英

濟南安王康

東平憲王蒼

子任城孝王尚

阜陵質王延

廣陵思王荆

臨淮懷公衡

中山簡王焉

琅邪孝王京

光武皇帝十一子郭皇后生東海恭王彊

沛獻王輔濟南安王康阜陵質王延中山

簡王焉許美人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顯

宗東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荆臨淮懷公衡

琅邪孝王京

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為后彊
為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戚戚不
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蕃
國光武不忍逕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

封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廢不

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

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鍾虡之縣

擬於乘輿

虎賁旄頭鍾虡解見光武紀縣音玄

彊臨之國數上

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

嘉歎之以彊章宣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

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

恭王名餘景帝之子殿在

今兗州曲阜城中故基東西二十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也

故詔彊都魯中元

元年入朝從封岱山因留京師明年春帝

後漢列傳三十三

二

林康

崩冬歸國永平元年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鉤盾令將太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及薨臨命上疏謝曰

臣蒙恩得備蕃輔特受二國宮室禮樂事

事殊異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而自脩不謹

連年被疾爲朝廷憂念皇太后陛下哀憐

臣彊感動發中數遣使者太醫令丞方伎

道術絡繹不絕臣伏惟厚恩不知所言臣

內自省視氣力羸劣日夜浸困

浸漸也

終不

復望見闕庭奉承帷幄孤負重恩銜恨黃

泉

杜預注左傳云地中之泉故曰黃泉

身既天命孤弱復爲皇

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猥

當襲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誠願還東

海郡天恩愍哀以臣無男之故

無男無多男也

處臣

三女小國侯

即婦人封侯也若呂后之妹呂須封爲臨光侯蕭何夫人封爲鄼侯之類

此臣宿昔常計

私計天恩不敢忘也

今天下新罹大憂

光武崩也

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臣

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永

不復相見也天子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

津門亭發哀

津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一名津陽門每門皆有亭

使大司

空持節護喪事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視喪事贈以殊禮升龍旄頭鸞輶龍旛虎

賁百人

解並見光武及明帝紀

詔楚王英趙王相北海

王興館陶公主比陽公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小侯皆會葬

四姓小侯解見明帝紀夫人蓋小侯之母也

帝

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恭

謙好禮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

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

獨行之志

前書曰卓亦不羣者河間獻王近之矣

將作大匠留起

陵廟彊立十八年年三十四子靖王政嗣

政淫欲薄行後中山簡王薨政詣中山會

葬私取簡王姬徐妃又盜迎接庭出女豫

州刺史魯相奏請誅政有詔削薛縣立四

十四年薨子頃王肅嗣永元十六年封肅

第二十一人皆爲列侯肅性謙儉循恭王

後漢列傳三十三

四

李芳

法度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千萬元

初中復上縑萬匹以助國費鄧太后下詔

褒納焉立二十三年薨子孝王臻嗣永建

二年封臻二弟敏儉爲鄉侯臻及弟蒸鄉

侯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皆皆或爲瘠至

服練紅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闋

因復重行喪制

既祥之後而服練也禮記曰練衣黃裏緣縫即紅也縫音七

臻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賑

綱反鄭玄注周禮曰淺絳也給諸父昆弟國相籍褒具以狀聞順帝美

之制詔大將軍三公大鴻臚曰東海王臻

以近藩之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

難而能克己率禮若敬自然事親盡愛送

終竭哀降儀從士寢苦三年

左氏傳曰晏相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杜預注云時士及大夫衰服各有不

同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焉夫勸善厲俗爲國所先曩者

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喪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

詩周頌之文克能也

今

後漢列傳三王

五

增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啓土宇以酬

厥德立三十一年薨子懿王祇嗣初平四

年遣子琬至長安奉章獻帝封琬汝陽侯

拜爲平原相祗立四十四年薨子羨嗣二十

年魏受禪以爲崇德矣

沛獻王輔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十七

年郭后廢爲中山太后故徙輔爲中山王

并食常山郡二十年復徙封沛王時禁網

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脩名譽爭禮四方

賓客壽光侯劉鯉更始子也得幸於輔鯉
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
故式侯恭輔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自是
後諸王賓客多坐刑罰各循法度二十八
年就國中元二年封輔子寶爲沛侯永平

元年封寶弟嘉爲僮侯

僮縣屬臨淮郡故城在今泗州宿預縣西南

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
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
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爲賢王顯宗

敬重數加賞賜立四十六年薨子釐王定

嗣釐音僖下皆同元和二年封定弟十二人爲鄉侯

定立十一年薨子節王正嗣元興元年封

正第二人爲縣侯正立十四年薨子孝王

廣嗣有固疾安帝詔廣祖母周領王家事

周明正有法禮漢安中薨順帝下詔曰沛

王祖母太夫人周秉心淑慎導王以仁使

光祿大夫贈以妃印綬廣立三十五年薨

子幽王榮嗣立二十年薨子孝王琮嗣

子恭王曜嗣薨子契嗣魏受禪以爲崇德
侯

楚王英以建武十五年封爲楚公十七年
進爵爲王二十八年就國母許氏無寵故

英國最貧小三十年以臨淮之取慮須昌

二縣益楚國

取慮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案臨淮無須昌有昌陽縣蓋誤也取

慮音秋間自顯宗爲太子時英常獨歸附太子

太子特親愛之及即位數受賞賜永平元

年特封英舅子許昌爲龍舒侯

龍舒縣屬廬江郡故城在

今廬州廬江縣西也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

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

袁宏漢紀浮屠佛也西域天竺

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脩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爲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濟羣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頃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

縫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縫白紩三十四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

送練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

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伊蒲塞即優婆塞也中華翻爲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桑門即沙門

因以班示諸國中傳英後遂

大亦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爲符瑞十三年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招聚姦猾造作圖讖擅相官秩置諸侯

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

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涇縣

今宣州縣也

賜湯

沐邑五百戶

湯沐解見皇后紀也

遣大鴻臚持節護送

使伎人奴婢妓士鼓吹悉從得乘輶輶輶屏也自隱蔽之車蒼頡篇曰衣車也

持兵弩行道射獵極意自

娛男女爲侯王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

璽綬留住楚宮明年英至丹陽自殺立三

十三年國除詔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贈賚如法加賜列侯印綬以諸侯禮葬於涇

遣中黃門占護其妻子，占護猶悉出楚官
守護也

屬無辭語者制詔許太后曰國家始聞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審實懷用悼灼庶欲有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顧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可柰何太后其保養幼弱勉強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已詔有司出其有謀者令安田宅於是封蒸廣爲折姦侯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數十五年帝幸彭城見許太后及英妻子於內殿悲泣感動左右建初二年肅宗封英子楚侯种五弟皆爲列侯並不得置相臣吏人元和二年許太后薨復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因留護喪事賄錢五百萬又遣謁者備王官屬迎英喪改葬彭城加王赤綬羽蓋華藻如謚曰楚厲侯章和元年帝幸彭城見英夫

嗣王儀

續漢輿服志曰諸侯王赤綬四采長二丈一尺皇子安車青蓋金華藻

追爵

人及六子厚加贈賜種後徙封六侯

六縣名屬

江卒子度嗣度卒子拘嗣傳國于後

濟南安王康建武十五年封濟南公十七年進爵爲王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平

原之祝阿安德朝陽平昌隰陰重丘六縣益濟南國中元二年封康子德爲東武城

矣

東武城屬清河郡今貝州武城縣是

康在國不循法度交通

賓客其後人上書告康招來州郡姦猾漁陽顏忠劉子產等又多遺其繒帛案圖書

後漢列傳三十三

十

李芳

謀議不軌事下考有司舉奏之顯宗以親親故不忍窮竟其事但削祝阿隰陰東朝

陽安德西平昌五縣

東朝陽在今齊州臨濟縣東西平昌今德州般縣也

般音補建初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地康遂

多殖財貨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廄

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觀

無節永元初國傳何敞上疏諫康曰蓋聞

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

其民人

孝經諸侯章之義也

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

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

期度輿馬臺隸應爲科品

臺隸賤職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王

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早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也

而今奴

婢廄馬皆有千餘增無用之口以自蠶食

言如蠶之食漸至衰盡也

宮婢閨隔失其天性惑亂和氣

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以巨萬

巨大也大萬謂萬萬

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亡

荒廢也文彩繁多則質以之廢土木增贅則人殫其力故云人亡

皆非所以奉禮

承上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以凶

左氏周清

傳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後卒被殺杜預注云臺在今南郡華容縣也

吳興姑蘇而滅

姑蘇臺一名姑胥臺越絕書曰胥門外有九曲路闔盧以遊姑蘇之臺以望湖中顧夷吾地記云橫山北

有小山俗謂姑蘇臺在今蘇州吳縣西闔盧後被越殺之

景公千駟民無稱

焉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曰人無德而稱焉千駟四千匹

今數游諸第

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游觀之宴

以禮起居則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康素敬重敞雖無所嫌悟然終不

以禮起居則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

能改立五十九年薨子簡王錯嗣

錯音七
故反

錯爲太子時愛康鼓吹妓女宋閨使醫張

算招之不得錯怒自以劍刺殺尊國相舉

奏有詔勿案永元十一年封錯弟七人爲

列侯錯立六年薨子孝王香嗣永初二年

封香弟四人爲列侯香篤行好經書初叔

父篤有罪不得封西平昌侯昱坐法失侯

香乃上書分爵土封篤子丸昱子嵩皆爲

列侯香立二十年薨無子國絕永建元年

後漢列傳三十一

十三

華年定

順帝立錯子阜陽侯顯爲嗣是爲釐王立
三年薨子悼王廣嗣永建五年封廣弟文
爲樂城亭侯廣立二十五年永興元年薨
無子國除

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
年進爵爲王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爲人
美須顰要帶八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
拜爲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貟四十人位
在三公上

四府掾史皆無四十人今特置以優之也

永平元年封蒼

子二人爲縣侯二年以東郡之壽張須昌

山陽之南平陽橐湖陵五縣益東平國

平南

陽縣故城今兗州鄒縣也橐縣一名高平故城在鄒縣西南湖陵故城在今兗州防與縣東南

是時

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語在禮樂輿服志其志今亡帝每巡狩蒼常留鎮侍衛皇太后四年春車駕五出觀覽城第第宅尋聞當逐校獵河內蒼即上書

也有甲乙之次故曰第

後漢列傳三王

十三

王中

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

禮記

月令曰孟春之月無聚大衆無置城郭仲春之月無作大事以妨農事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

春令者也

尚書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人農時又有姦謀則木不曲直鄭玄注云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有折拗是爲不曲直也前書音義曰不宿不預

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

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

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

搖彷佯弭節而旋

皆遊散之意詩曰於焉消搖左氏傳曰橫流而彷佯前書音義

曰 强節猶按節也 言不盡意馳驅也

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

周衛設羽旄

旄謂注旄於竿首

詩云抑抑威儀惟德

之隅

詩大雅之文也 抑抑密也 隅廉也 言人審密於威儀抑抑然者其德必嚴正如宮室之制內繩直則外

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

有廉隅

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官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驚特爲陛下慈恩覆護在家備教導之仁外朝蒙爵命之

首制書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

後漢列傳三十三

十四

劉仲

子之器

負薪喻小人也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乘也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

乘君子之器則盜思奪之矣

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

惠

簞竹器也 圓曰簞方曰笥左氏傳曰晉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

其半問之曰官二年矣未知母之存否請遺之使盡之而爲簞食與之旣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

況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

哉宜當暴骸膏野爲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汗輔將之位將被

詩人三百赤紱之刺

赤紱大夫之服也 詩曹風曰彼己之子三百赤紱刺

其無德居位者多也

今方域晏然要荒無尫

去王畿五百里曰甸

服又五百里曰侯服又五百里曰綏服又五百里要服又五百里荒服倣備也音誓將導上

縣北史記曰舜弟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象封於有鼻也

將導上

德無爲之時也文官猶可并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有鼻國名其地在今永州營道

前事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帝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還

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爲東

平太傅掾爲中大夫令史爲王家郎

漢官儀將

軍掾屬二十九人中大夫無貞令史四十一人也

加賜錢五千萬布十

萬匹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

皇太后崩既葬蒼乃歸國特賜官奴婢

五百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服御器物

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

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傳曰

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

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

采菽詩小雅之章也其詩曰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與之毛萇注云菽所以芼大牢而待君

子也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

善敢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

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

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

五百萬布四萬匹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

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

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爲之訓詁肅

宗即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爲

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事留中

中禁帝報書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

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

韋昭注國

語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聞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

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爲非何者災異之降

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飢人流此朕之

不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

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悽然意

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

子我心則降

詩國風也忡忡猶衝衝降下也

思惟嘉謀以次

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持賜玉錢五百

萬後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

遽上疏諫曰伏聞當爲二陵起立郭邑臣

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今從官古

霸問涅陽主疾

風俗通曰古姓周有古公亶父其後氏焉涅陽主光武女竇固之妻

也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

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

葬制爲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

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

孝無違奉承貫行

貫行謂一皆遵奉也谷永至日一以貫行固執無違也

至於自所營創尤爲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爲

盛

易曰謙德之柄

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

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

禮記曰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著明

況築郭邑建都郭哉

穀梁傳曰人之所聚曰都杜預注左傳曰郭郭也

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
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

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脩立墓有

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

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

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

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

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

疑政輒驛使諮詢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

三年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

掖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

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

五時衣謂春青夏朱
季夏黃秋白冬黑也

衣單複具曰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

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蒼及

琅邪王京書曰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

之何已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

何如何間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

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

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

光烈皇后假紵帛巾各一

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鄭玄注

婦人首服三輔謂之綉續漢書帛字作阜

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

慰凱風寒泉之思

詩國風曰凱風美孝子也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

母氏劬勞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寒泉在今濮州濮陽縣

又欲令後

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

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孔子廟在魯曲阜城中伍緝之從征記曰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冠履解見鍾離意傳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

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

髀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靄赤汗

今親見其然也

前書天馬歌曰太一況天馬下靄赤汗沫流赭也

頃反

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間寧

閒音

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

渴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

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其餘諸王各千萬帝

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

說文曰貂鼠屬也大而黃

黑出丁零國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賓固持

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

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伯父歸寧乃

國

儀禮曰觀禮諸侯至于郊王使皮弁用辭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天子賜舍曰賜伯父

舍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侯氏裨冕釋幣于襯乘墨車載龍旂弧韁乃朝以瑞玉有纓天子負斧

辰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奠幣再拜侯氏降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

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而出也

詩云叔父建爾元子

詩魯頌之文也

不名優忠賢也見前書况兼親尊者乎其叔父謂周公也建元子謂封伯禽也

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讚皆勿名

讚謂讚者不唱其名

蒼既至外殿乃拜天子親荅之其後諸王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闈乃下蒼以受恩過

禮情不自寧上疏辭曰臣聞貴有常尊賤

有等威

左傳隨武子之辭也等威威儀有等差也

卑高列序上下以

理陛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降禮下臣每賜讌見輒興席改容中官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不自安每會見跋踏無所措置跋踏謙讓貌也此非所以章示羣下安臣子也帝省

奏歎息愈褒貴焉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爲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

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以祕書列儀圖

道術祕方至八月飲酌畢

飲酌解見章紀

有司復奏

遣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父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

大臚奏王歸國小黃門受詔者

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

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蒼還國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

後漢列傳三十三

二十一

陳氏

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歌詩並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五官中郎將副監喪及將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諸國王悉會詣東平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匹及葬策曰惟建初八年三月己卯皇帝曰咨王丕顯勤勞王室親受策命昭于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率禮不越

率循也
越違也

傳聞在下

傅音敷敷布也書曰
克慎明德敷聞在下

昊天不

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熑熑靡有

所終

俾使也屏蔽也左氏傳曰昊天不弔不
憲遺一老俾屏余一人熑熑余在疚也

今詔

有司加賜鸞輶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
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

蒙此恩也離被也言非憲王誰更被

魂而有靈保茲寵榮嗚呼哀哉立四

十五年子懷王忠嗣明年帝乃分東平國
封忠弟尚爲任城王餘五人爲列侯忠立

十一年薨子孝王敞嗣元和三年行東巡

守幸東平宮帝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

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

遂幸蒼陵爲陳虎賁鸞輶龍旂以章顯之

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劍于

陵前

陵在今鄆州東嶧山南嶧音魚委反

初蒼歸國驃騎時吏

丁牧周栩以蒼懿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爲

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皆引見

於前既愍其淹滯且欲揚蒼德美即皆擢

拜議郎牧至齊相栩上蔡今永元十年封

荅孫梁爲梓陽亭侯敞弟六人爲列侯敞喪母至孝國相陳珍上其行狀永寧元年鄧太后增邑五千戶又封蒼孫二人爲亭侯敞立四十八年薨子頃王端嗣立四十七年薨子凱嗣立四十一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

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則

喪大憂累既近所喪必大斯蓋明哲之所爲歎息嗚呼

遠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

言其本志然也東海恭王遜而知廢遂讓也爲吳

太伯不亦可乎左傳曰晉大夫士蒞之辭也吳太伯周大王之長子讓其弟季歷因

適吳越采藥大王沒而不反事見史記也

任城孝王尚元和元年封食任城亢父樊

三縣亢父樊並屬東平國亢父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樊故城在今瑕丘縣西南也

十八年薨子貞王安嗣永元十四年封母

弟福爲桃鄉侯永初四年封福弟亢爲當
塗鄉侯安性輕易貪吝數微服出入游觀
國中取官屬車馬刀劍下至衛士米肉皆
不與直元初六年國相行弘奏請廢之安
帝不忍以一歲租五分之一贖罪安立十
九年薨子節王崇嗣順帝時羌虜數反崇
輒上錢帛佐邊費及帝崩復上錢三百萬
助山陵用度朝廷嘉而不受立三十一年
薨無子國絕延熹四年相帝立河間孝王
子恭爲參戶亭侯博爲任城王以奉其祀

杜預注左傳曰今丹水縣北有三亭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也

博有孝行喪

母服制如禮增封三千戶立十三年薨無
子國絕熹平四年靈帝復立河間貞王遜
新昌侯子佗爲任城王奉孝王後立四十
六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阜陵質王延建武十五年封淮陽公十七
年進爵爲王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汝
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樂四縣益淮陽國

長平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西北西華故城在今潁水縣西北新陽故城在今豫州真陽西南扶樂故城在今陳州太康縣北也

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中

有上書告延與姪兄謝弇及姊館陶主婿駙馬都尉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祀詛事下案驗光弇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衆有司奏請誅延顯宗以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爲阜陵王食二縣延旣徙封數懷怨望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男鯈造逆謀者有司奏請檻車徵詣廷尉詔獄

桂林

後漢書傳主

大五

度五

肅宗下詔曰王前犯大逆罪惡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漢之淮南淮南厲王長高帝子文帝時反被遷於蜀而死也經有正義律有明刑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前書曰大逆無道父少長皆棄市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爲王受愆愆過也反而不誅先帝之過故言爲王受過也羣下莫不惑焉今王曾莫悔悟悖心不移逆謀內潰自子鯈發誠非本朝之所樂聞朕惻然傷心不忍致王于理今貶爵爲阜陵侯食一縣獲斯辜者疾自取焉於戲誠哉赦鯈等

罪勿驗使謁者一人監護延國不得與吏
人通章和元年行幸九江賜延書與車駕
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愍然傷之乃下詔
曰昔周之爵封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
所以楨幹王室也朕南巡望淮海意在阜
陵遂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形體非故瞻
省懷感以喜以悲今復侯爲阜陵王增封
四縣并前爲五縣以阜陵下溼徙都壽春
加賜錢千萬布萬匹安車一乘夫人諸子
賞賜各有差明年入朝立五十一年薨子

大後漢列傳三王

二十六

王永從

殇王沖嗣永元二年下詔盡削除前班下
延事冲立二年薨無嗣和帝復封冲兄飭
是爲頃王永元八年封飭弟十二人爲鄉
亭侯飭立三十年薨子懷王恢嗣延光三
年封恢兄弟五人爲鄉亭侯恢立十年薨
子節王代嗣陽嘉二年封代兄便親爲勃
迺亭侯代立十四年薨無子國絕建和元
年相帝立勃迺亭侯便親爲恢嗣是爲恭

王立十三年薨子孝王統嗣立八年薨子
王赦立建安中薨無子國除

廣陵思王荆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
年進爵爲王荆性刻急隱害隱害謂陰
害於人也有才
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
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方底囊所以盛書也
前書曰綠綿方底令

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與
彊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
縛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別守北宮太后郭后
也職常也余中

失其常位別遷北宮及至年老遠斥居邊封之
於魯海內深

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以
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
矣今天下有喪弓弩張設甚備閒梁松勑
虎賁史曰吏以便宜見非勿有所拘以便宜
之事而
有非者當即行
之勿拘常制也封侯難再得也郎官竊悲之
爲王寒心累息累息猶
疊息也今天下爭欲思刻

賊王以求功寧有量邪若歸并二國之衆
可聚百萬君王爲之主鼓行無前功易於

太山破雞子輕於四馬載鴻毛此湯武兵

也今年軒轅星有白氣星家及喜事者

事喜

猶好事也喜音許氣反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主之位

又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當起

鴻範五行傳曰太白少陰

之星以己未爲界不得經天而行太白經天而行爲不臣今至午是爲經天也色黑至辰日輒變赤

天官書曰心前星太子之位也

夫黑爲

病赤爲兵亡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上以求天下事必舉下以雪除沈沒之恥報

後漢列傳三王

二十六

陳震

死母之讎精誠所加金石爲開

韓詩外傳曰昔者楚熊渠

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跡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而況人乎當爲秋霜無爲檻羊

秋霜肅殺於物檻羊受制

人於雖欲爲檻羊又可得乎竊見諸相工言

王貴天子法也人主崩亡間閭之伍尚爲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爲右願君王爲高祖陛下所志

陛下即光武也

無爲

扶蘇將閭叫呼天也

扶蘇秦始皇之太子將閭庶子也扶蘇以數諫始皇

使與蒙恬守北邊始皇死於沙丘少子胡亥詐立賜扶蘇死將間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胡亥使謂將間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將間乃仰天而大呼天者三曰天平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伏劍自殺事見史記

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以荆母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荆不得志異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私迎能爲星者與謀議帝聞之乃徙封荆廣陵王遣之國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復

後漢書傳三三

二二

卷九

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不改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立二十九年死帝憐傷之賜謚曰思王十四年封荆子元壽爲廣陵侯服王璽綬食荆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爲鄉侯明年帝東巡狩徵元壽兄弟會東平宮班賜御服器物又取皇子輿馬悉以與之建初七年肅宗詔元壽兄弟與諸王俱朝

京師元壽卒子商嗣商卒子條嗣傳國于

後

臨淮懷公衡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爲王而薨無子國除

中山簡王焉建武十五年封左馮翊公十七年進爵爲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三十年徙封中山王永平二年冬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蕃詔焉與俱就國從

以虎賁官騎

漢官儀驃騎
王家名官騎

焉上疏辭讓顯宗

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

司馬以從

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頰谷齊人鼓譟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命司馬止

之左氏傳頰谷作夾谷

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娕前行

娕音楚角反稱娕猶齊整也行音胡郎反

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

弓不空發中必決眴

司馬相如子虛之文

夫有文事必

有武備所以重蕃職也王其勿辭帝以焉

郭太后偏愛特加恩寵獨得往來京師十五年焉姬韓序有過焉縊殺之國相舉奏

坐削安險縣

安險屬中山郡

元和中肅宗復以安

險還中山立五十二年永元二年薨自中

興至和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葬錢三千

萬布三萬匹嗣王薨葬錢千萬布萬匹是

時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擅權太后及憲

等東海出也

爾雅曰女子之子爲出也

故睦於焉而重於

禮加葬錢一億詔濟南東海二王皆會大

爲修冢塋開神道

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爲標謂之神道

平夷吏

人冢墓以千數作者萬餘人發常山鉅鹿

涿郡柏黃腸雜木

黃腸柏木黃心三郡不能備復調

餘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數千人凡徵發搖

動六州十八郡制度餘國莫及子夷王憲

嗣永元四年封憲弟十一人爲列侯憲立

三十二年薨子孝王弘嗣永寧元年封弘

二弟爲亭侯弘立二十八年薨子穆王暢

嗣永和六年封暢弟荆爲南鄉侯暢立三

十四年薨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

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十七

年進爵爲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

幸賞賜恩寵殊異莫與爲比永平二年以

太山之蓋南武陽華

蓋縣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西北南武陽縣故城在

今沂州費縣西又華縣故城在費縣東北也

東萊之昌陽盧鄉東牟

六縣益琅邪

昌陽今萊州縣也故城在今聞登縣西南盧鄉故城在今昌陽縣西北東牟故城在聞登縣西北也

五年乃就國光烈皇后崩帝悉

以太后遺金寶財物賜京京都

好修宮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

之橫木也以金銀爲釦飾其上

數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下之

史官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祠神

數下言宮中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開

陽以華蓋南武陽厚丘贛榆五縣

華縣蓋縣南武

陽屬泰山郡厚丘屬東海郡贛榆屬琅邪郡

易東海之開陽臨沂肅

宗許之立三十一年薨葬東海即丘廣平

亭有詔割亭屬開陽

開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北

夷王宇嗣建初七年封宇弟十三人爲列

侯元和元年封孝王孫二人爲列侯宇立

二十年薨子恭王壽嗣永初元年封壽弟

八人爲列侯立十七年薨子貞王尊嗣延

光二年封尊弟四人爲鄉侯尊立十八年

薨子安王據嗣永和五年封據弟三人爲

鄉侯據立四十七年薨子順王容嗣初平元年遣弟邈至長安奉章貢獻帝以邈爲

九江太守封陽都侯

陽都縣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承音常證

反容立八年薨國絕初邈至長安盛稱東郡太守曹操忠誠於帝操以此德於邈建安十一年復立容子熙爲王在位十一年坐謀欲過江被誅國除

後漢列傳三十三

三十三

王仲

贊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獻尊節楚英

流放尊音祖卒反禮記曰恭勤擗節鄭玄注云擗趨也

延既怨詛荆亦

觖望濟南陰謀琅邪驕宕中山臨淮無聞

天喪二王早終名聞未著也東平好善辭中委相謙謙

恭王寔惟三讓

後漢書列傳卷第三十二

